乐山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奖征文获奖作品选登

编者按

近日,由乐山日报社、市委党史和地志研究室、市教育局、市文联、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市公司主办的“文轩教育杯”“奋斗百年路,启航新征程——乐山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”有奖征文活动获奖名单出炉。经过初评、复评和终评,最终有39篇作品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。

此次征文,共收到来自乐山本地、省内外的文学爱好者、作家、学生创作的300余篇作品。作者们围绕“奋斗百年路,启航新征程”主题,以短篇散文、诗歌、纪实文学等体裁形式,主题鲜明,观点正确,且加入乐山元素,讴歌在党的领导下,乐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本期“海棠版”特选登此次征文活动获得一、二等奖和部分获得三等奖的作品,以飨读者。

那年故土风雷激

■ 朱仲祥

如果说我的故乡,在近现代历史上有何值得骄傲的话,那就是上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场红色暴动了。

我的故乡地处川西平原西南缘,为眉山、青神、夹江三地交汇处。岷江最大支流金牛河由北向南从其间流过,长藤结瓜般串起梧桐、土主等若干乡镇。小河两岸各有一溜浅山,东边的一溜叫东山,西边的一溜叫西山。1934年的那场震惊川西的红色暴动,就发生在河西我的老家附近。

也许正是这两道屏障似的青山,让这片土地变得相对蔽塞,统治力量相对薄弱,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首选之地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,就是这一带的苛捐杂税相当沉重,“番谷三七成,高利四分五”。经过党组织的一番宣传发动,他们潜藏内心的烈火瞬间被点燃,成为洞穿黑夜烛照九天的革命斗争之火。

1934年9月12日,青神党组织接到中共四川省委指示,迅速于三天后成立了中共青神中心县委,许本达任书记,由刘怀彬、段兆麟、邱骏、毛慈影等组成县委班子。他们遵照省委关于配合长征的主力红军战略转移,在农区中“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,创造赤区”的指示精神,决定组织西山一带的武装起义。

这年12月13日,“苏维埃政府四川青神西山红军”宣告成立。

次日晚上,起义红军抓住梧桐乡保安团正团罗明山家新房落成、各路乡绅前来朝贺的有利时机,决定揭竿而起。入夜,在我家门前一个叫“观音阁”的河滩上,300多赤卫队员整装出发,向罗明山家奔袭而去。

这时,罗家院子灯火通明酒宴正酣。先解决掉门外的岗哨之后,红军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院子,杀掉了冬防队长杨树高、大甲长朱银山和地痞何金海,活捉了团正罗明山,缴获步枪10支。可惜的是乡长何汇川吃了第一轮宴席后,早早躲回梧桐场镇去了。起义队伍押送罗明山向梧桐场镇进发,准备公开枪决扩大声势,罗几次伺机逃跑或赖在地上不走。总指挥许本达怕延误战机,当机将其就地斩首。

起义队伍抵达梧桐场口,与巡逻的冬防队遭遇,一阵激战后占领了乡公所,抄了何老大的家,烧毁了各种契约账簿和乡公所的公文。接着,许本达率领起义队伍,先后占领了土主和新场乡公所,缴获步枪、电话机若干,烧毁了地主家的契约账簿,并到处张贴红军的宣传标语。

眼见得天色将明,中心县委决定:起义队员中离家近的分散回家隐蔽,其余80余人开往新场安子冲地下党员王福廷家中休息待命。

此时,接到密报的国民党当局,组织青神、夹江、眉山三县的地方武装和国民党军警500多人,饿狼似的扑到夹江新场,拉开了联合追剿的黑幕。敌人于次日下午两点,气势汹汹猛扑安子冲,对王福廷院子实施了四面包围。

经过一番激战,许本达知道敌我悬殊不敢恋战,中心县委决定立即转移,可刚出门就与敌人交上了火。起义队伍一边奋力抵抗一边向后山突围。无奈敌人步步紧逼,包围圈不断缩小,密集的手弹雨点般飞来。许本达、段兆麟、王绍东、王福廷等指战员,先后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中,王绍清、宋甫成、罗绍成、朱龙山等25人当场被俘。12月16日晨,敌人开始搜山。身负重伤的方友生被发现后惨遭杀害,时年仅13岁。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,就这样被血腥镇压下去了。

随后,敌人将许本达、段兆麟、王绍东、丁海云、王福廷、王中品等同志的头颅切下,连同方友生的一起,分别高悬于青神、夹江两地县城城门外。接着,敌人放火烧毁了王福廷的家,熊熊火光映红了战火洗礼后的西山。

1935年1月,辗转关押在成都、青神的邱骏、毛慈影和大队长赵汉生,被敌人杀害于青神县城凤阳门外。另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起义战士,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。

近年来回到故乡,见到了几处西山起义纪念馆和纪念碑,周围种植了不少杜鹃和松柏。乡亲们用这种传统的方式,缅怀西山起义的英雄壮举,激励后人感恩奋进,让这些烈士威武不屈的革命呐喊,久久回荡在金牛河畔;让那些鲜血染红的杜鹃花,永远绽放在西山的春天……

在井研竹园铺英雄纪念碑前

■ 程川

又一次站在你的面前
彼此无言凝视与检阅
春风掩面,雨也不忍卒读
这些刻进石头的冰冷,和我们一样
曾是多么鲜活的肉体
却又无反顾,把一脸燃烧的热血
注入了沸腾的共和国

对英雄的赞美
我一点也不吝啬
但我难以叫出口啊
这些在石头上开花的名字
一笔一画都淌出了血,红了——
密麻麻一片望不到头的青春

遍野英雄,总在硝烟弥漫中诞生
有敌就有我,就有血与火的对阵
我不知道对方营地里
血肉疆场的可是——
另一座青春的纪念碑
至今是否还在对峙?

我们的仰望,如你一样挺拔
多像一支插入大地和云霄的笔
一头书写大地的丰饶
一头书写流云、霞光,清风和细雨……

丽日和风天不语

■ 许华忠

三四十年来,向儿子说起以前吃不饱吃不好的事。看我日渐发福的体形,他说那就是天方夜谭。在我,却是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。

即便是这样,每每谷收之后,父亲却还是早早地挑着晾干晒好的谷子到镇里的粮站上交。我很是不解,吃都不够,为什么还上要上国家?

父亲却说,共产党分了土地给农民,现在上交点粮食算什么,总之还是我们得了大头。旧社会,农民连土地都没有,只有当地主的佃户。明明受了地主的气,还得低声下气顺着他。如今,上交粮数目都是固定的,收成不好时可以少交免交甚至还会得到赈济。这样的好事从哪里找呢?吃不饱总还有吃的,节省点合计着来,也能过去。那时邻里左右,大家的生活都紧巴巴的,然而该上交粮时都是争先恐后排着队去。从没有哪一家哪一户要拖欠拒绝。“娃儿啊,做人要讲道理,要知足。”

我工作后不久,农业税取消了,上交粮成为了历史。可惜,父亲却没有等到那一天。想来,要是他知道了,该是多么惊喜,又会有多大的感慨。两千多年的农业税,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富起来后,说不收就不收了。农民,也不再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生一世都钉在土地上了。出成都,去新疆,上北京,想去哪就去哪;天上飞,地上跑,水上游,任性选择无拘无束。村里通公路了,城里买房子了,开着轿车的农民工回家了。这怕是父亲无法想象的。如果历史能穿越,返回到过去40年、70年、100年……向那些曾经也生于兹、长于兹的祖先们描述起现在,他们会怎么想?除了欣慰、艳羡,更多的想必也是念着共产党的好吧?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以不断丰盛的幸福、收获与繁华。

又一次来看乐山大佛。三江口,独坐千年看世间,梦思万载接天地。看芸芸众生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,祷告祈福加持人生。大佛可曾听见,可有回应万千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这个时代为此提供了安祥的方便。

于是,我想,自己不是远也应该为此加把劲,让这样的方便更加温润久远?

“你为什么入党?”从乐山到芦山,组织上问我。“享受了太多眷顾,也希望成为其中一分子,让更多的人得到眷顾!”我看着窗外绿柳扶疏,樱花烂漫,春光融融,蓝天白云寂寂无声。时令毋庸猜疑,阳光就那样深情照耀大地。真真爱无言,芳华自在。我由是脱口而出,“要让真心改造的罪犯切身感受到党的政策好!”

然而,罪犯不是木偶,在监狱里仍然怙恶不悛、顶顶暗抗也是有的。每每这时候就会想:为什么还要包容他,改造他、挽救他?

从警三十年的“老革命”告诉我:你是人民警察,你是共产党员,你就要比普通常人站得高一点,看得远一点;法律没有判他死刑,就说明还有救;改造得好不好,除了罪犯自己,主要就看管教的民警了。掺杂了憎恨的情绪是干不好工作的。

“老革命”是一名老党员,没什么文化,话不多,人也干瘦,一直在一线与罪犯面对面。有传闻说他改造的500多名罪犯没有走回头路的。一名刑释人员临走时对我说:“杨干(老革命)是真好为我好。真正为你好的人,你迟早会感恩!”我猛然明白:党员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或标记。身为党员,我心再成长。

成长不仅在在我,也属于儿子。看我读《论中国共产党历史》,我也有些不屑,问我那能不能当饭吃?“这就是饭,是你过去吃过,现在正吃着,将来还得吃的中国大米饭!”我叫他上网,对比疫情危机里中美的应对,儿子还真给我较上了劲,噼里啪啦就去敲键盘了。末了,还是不太服气,“你说共产党这也好那也好,那我怎么没感觉?”

“鱼儿在水里游,它才知道自己在水里吗?只有当它跳在水面上时,它才知道没有水它就活不成了。平时不去珍惜不去思考甚至要反对的时候,灾难也就开始了。”儿子愣了愣。他似乎真没想过。

“你比我幸福,比你爷爷幸福,比你爷爷的爷爷更幸福。归结起来,这是托了共产党的福!”

“那,我也能加入共产党吗?”儿子问。

“大学里有这个机会。”我说。眼前,一片天清气朗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乐山人,从我的祖父到我的女儿,我们四代人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不少故事。这些故事,承载了我们的喜怒哀乐,也一路见证了乐山的发展和变化。

祖父·解放

1949年12月16日,乐山解放。祖父和乡亲们唱呀跳呀,在政府门前载歌载舞。此刻,只有舞蹈才能表达每个人的喜悦之情,只有歌声才能抒发每个人的感恩之心。

祖父走向政府分给他的那块田地。他在田头久久地站着,尽情地呼吸着泥土特有的芳香。祖父脱掉鞋子,赤脚走进田里。松软的泥土将祖父的脚趾包裹起来,那一刻,一种奇异的感觉传遍祖父全身。祖父感觉到那分明是一股暖流。

回想解放前,祖父和大伙起早贪黑,在田里辛辛苦苦一年下来,却没有一粒粮食是自己的,全部要交到地主的手里,而祖父和大伙却常年忍饥挨饿,食不果腹。

感谢解放军,感谢共产党,他们对百姓的恩情大于天,这份大恩大德一辈子也不能忘!

父亲·乡村

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父亲,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,尤其是解放军解放乐山的英勇事迹从小就在父亲的心里生根、发芽。

那年,父亲终于可以实现多年来的梦想了。

那个雾霭沉沉的早晨,父亲打点好行囊,在祖父的注视中一步步走出村头。

父亲在部队里吃苦耐劳、踏实勤勉,很受领导器重。当兵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士兵,第二年又光荣入党。

等父亲从部队复员,就成了乡亲们的主任骨,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。父亲带领大家加固堤坝、修渠引水、开垦荒地、植树造林。家乡的环境越来越好,面貌日新月异。

父亲深知知识的重要性,一直渴望能让村里的孩子们有个良好的读书和学习环境。只是,现实条件根本达不到要求,不但教室年久失修,就连凳子都要孩子们自带,课本也奇缺,最重要的是没有老师。

看着孩子们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睛,父亲毅然决定站到了讲台上,以民办教师的身份,给孩子们当起了老师。就这样,父亲在乡村教育的事业上,默默奋斗了半辈子。

乐山故事乐山梦

■ 魏松

我·城市

我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,天生就有一股子闯劲。大学毕业后,和很多有梦想的青年一样,我毅然背起背包,孤身一人踏上通往深圳的火车,追寻渴望已久的城市梦。

正应了那句话: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,无数和我一样被推向市场大潮的应届毕业生,在人才市场里如过江之鲫,想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不容易。

我咬紧牙关,从一名普通的流水线作业员做起。

我一步一个脚印,一步一个台阶,从普工到助理,再到组长、车间主任、技术经理,直至副厂长……

此时的乐山,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,城乡面貌已焕然一新,经济和社会跨越式大发展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我经过反复考虑,最后决定从公司辞职,回到生我养我的乐山。我要利用自己多年来的技术和经验,自主创业,在这块热土上掀开新的人生篇章。

通过20年的不懈努力,我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城市梦:在乐山中心城区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。

最令我激动的是,年近半百的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,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!当初,是在父亲的鼓励下,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说实话,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——我是一名私营企业主,这样的身份,党组织会接纳我吗?

然而,事实证明,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,党组织看重我投身家乡建设的热情、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 and 乐善好施的品质。

当我面对鲜艳的党旗,举起右手,庄严宣誓时,再次流下激动的泪水。

20年前,我为了梦想离开家乡;20年后,我同样是为了梦想回到家乡。不论是当年的离开还是今日的归来,乐山的一草一木已经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,不论走到哪里,乐山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女儿·小康

女儿是“90后”,重点高校本科毕业,按说应该是全家最聪明的人。但事实上,她读书读成了“书呆子”。这不,放着好好的私企工作不做,偏偏要到最偏远贫穷的农村去,说要支援乡村振兴,带领大家脱

大山深处的追梦人

■ 张艳琴

一张接待来访群众的简易沙发,一个小角落还塞了一个两门的文件柜,里面全是各种扶贫资料。两张办公桌上都堆放着高高的文件盒,他说:“这是年前工作的资料。”他如数家珍地给我介绍起那堆资料,有打印的文件材料,有手写的会议记录和学习摘要,有人户工作图并茂的简报……真是难以想象,在这经常停电的地方,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么多文字材料的。光影斑驳中,我仿佛看到那个在微弱电筒光照射下奋笔疾书的身影。

每周一次的扶贫例会开完后,我们行走在乡间小道上。道路和两旁民居的整洁令我侧目,负责人自豪地说:“每次上面来检查,都说我们这儿的卫生搞得很好!去年我们制定了卫生评比细则,每个季度评比一次,每个路段还有专门的卫生保洁员呢!”说完,他指着路旁的一大片洼地说:“别看这儿不起眼,这里即将建成一个旅游活动广场,能停好几十辆车!”他又环顾四周已种下果木的山坡,拍拍我的肩膀,兴奋地说:“周围几百亩山地都要种上桃树,你过两年再来看,这儿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啦……”并肩遥望远处青葱的山岭,我仿佛看到满山灿若朝霞的桃花,红彤彤挂满枝头的桃,以及种桃人流淌着幸福的笑脸。

后来,作为一名轮岗交流的教师,我常驻觉莫村,对这群大山追梦人有了更近距离接触。我看到,春阳下,他们舞动镰刀、锄头在田间挥汗如雨助春耕;炎夏里,他们疏通水渠、抢修房屋助民生;金秋时,他们抢收庄稼颗粒归仓助秋收;寒冬日,他们筹措资金、分发物资送温暖……干群关系在同吃同劳动中日益升华,大家的心一天天贴近。“感谢共产党,感谢扶贫干部!”“谢谢你们又给我解决了大困难哪!”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,群众得到真实惠才是真扶贫!“不喊空口号,解决群众实际困难,做细、做实每一件小事!”他们是这样说的,也始终如一这样做着。

贫致富奔小康。

这天,女儿突然给我发来一段视频,说她和朋友的电商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了。

什么?一群“90后”的毛孩子开了公司?

我决定接受女儿的邀请,到她的公司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这一次出行让我大开眼界,也改变了对乡村刻板、陈旧的看法。一眼望去,鸟语花香、天高云淡、草长莺飞,这哪里是农村,分明是当代世外桃源呀!

女儿骄傲地告诉我,她就是看准了家乡的土特产市场。由于种种原因,这些本该备受市场青睐的土特产一直“待在深闺无人识”。而今,通过宣传和推广,利用电商平台帮乡亲们打开销路,那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纯天然绿色无污染的“宝贝”深受市场追捧,那遍地特产就是遍地黄金呀。一车车的土特产运出去,换来的就是一摞摞的钞票,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,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美好愿景就在当下!

我被女儿的执着和勇敢感动了。我对她说:“对不起,是爸爸误解了你,我到今天才知道你当初的决定是多么正确。”

女儿笑了:“爸,我本来就没有生你的气呀。”

女儿眨巴着眼睛问:“爸,听说您也入党了?”

“怎么,不相信呀还是我不够资格?”我故意反问道。

“我相信,您也完全够资格。不过,我一直没告诉您的是,我在学校就光荣入党了。而来这里支援乡村建设,就是我们支部在毕业前做的集体决定,身为党员不能光靠说,更要实实在在地做呀。您说,是吧?”

哦,原来是这样!那一刻,我感觉女儿一下子长大了。我问她:“你以后有什么打算?”

女儿歪着头,调皮地说:“我要和你比赛!”

比赛?比什么赛?女儿的话搞得我一头雾水。

“你有公司,我也有公司,咱们比一比,看谁的公司为咱们乐山做的贡献大!”

“好!”我一口应下。

我和女儿拉钩,许下了庄严的承诺。

这就是我家四代人和乐山的故事。岁月如歌,我深信乐山的未来会更加繁荣昌盛,蒸蒸日上。而身为乐山人,我们也会继续参与和见证更多更精彩“乐山故事”……

注:本次征文一等奖作品《嘉言懿行觅初心》(作者:王京川)已在4月18日《乐山日报》海棠版刊登